

共和国

——1998：荆江分洪



没有开闸

区惊心动魄的两夜

● 李寿和

记得小时候,从母亲口里听到过这样一则悲壮的故事:一条江里的蛟龙兴风作浪,眼看两岸堤防危在旦夕,这时只有投女祭江才能镇住风浪。求生的父老乡亲们不



约而同地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在这一方土地一位最美丽的少女身上。这位深明大义姑娘根本用不着叔叔伯伯们来动手捆绑,只是噙着泪跪别了相依为命的父亲,就义无反顾地纵身跃进了江心。

今天,当笔者提起笔来时,这个儿时记忆中的先朝圣女,不知怎么忽然出现在眼前……

——作者题记

一 8月6日之夜:一个人潮滚滚的通宵

星空中,一个通宵滚动的声音

伴着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以后将永远留在荆江分洪区人民记忆中的8月6日之夜,很快来临了。不过挂在分洪区头顶上的一抹晚霞,迟迟不肯褪去,它似乎不愿离开它经常映衬的这片富饶美丽却要即将大难临头的土地。

那一抹晚霞到底还是褪去了,头顶上没有出现月亮,而是现出了满天繁星。星空下,有成千上万的人影在急急奔走。这些人除了县和乡镇抽调的1600多名包村包组转移干部外,更多的则是数万名防守分洪区围堤的民工,他们同样接到命令赶回各自的村组去,与家人一起转移。

当成千上万双踏踏的脚步,从四面八方分洪区内200多个村庄奔去的时候,一个紧迫而又沉重的声音,开始在分洪区上空响起。这是公安县代县长陈雪良向全县干部和父老乡亲发布的紧急转移令:

同志们,父老乡亲们:

在长江防汛抗洪恶劣形势的情况下,8月6日上午8时,沙市水位已达到44.65米,预计7日上午8时,沙市水位将突破45米,突破国务院文件规定的分洪水位。

面对十分严峻、十分危急的防洪形势,为确保武汉、确保江汉平原、确保京广铁路、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命令我县,迅速做好荆江分洪区分洪准备。为此,县委、县政府、县分洪准备及转移安置指挥部紧急通知分洪区内的老、弱、病、残、孕、幼及低洼地区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希望分洪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以大局为重,舍小家,保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按指定的地点尽快转移……

从8月6日晚上8时开始,公安县广播电台、公

安县电视台奉命中断了所有节目,将这一命令不断重复播出。

就在此时,村路上忽然传来了这个沙哑的却是石破天惊的声音:“喂——,都听着:上面通知,马上分洪哇!各家各户……”

于是,各家各户不仅是听着,而且是惊着、呆着了。不过起先人们还有点将信将疑,但在支书的喊声滚过之后,紧接着是村主任和组长上门催促,再一会又是县里和镇里下来的转移干部挨家挨户的检查,加上从堤上撤下来的劳力这时也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人们还犹豫什么呢?何况村组干部为了使大家快点转移,上门催促时说的是北闸马上就开闸,这样,随着支书的声音所到之处,都卷起一阵风暴。

由于分洪区自1954年分洪以来,老百姓头脑里都有个分洪意识,加上都看到今年的水是特别大,所以家家户户经过刚才片刻的惊愕之后,都“呼”的一下行动起来了。吃饭的赶忙放下饭碗,烧火做饭的赶忙扑灭了灶里的火,在棉田里灭虫的赶忙丢掉了喷雾器。外转到江北去的户由于路途远,都只收了几件换洗衣服就上路;内转到本地安全区的户稍微好点,尽量往板车或拖拉机里装点东西。不过有牛的人家,上路时牛是不能丢下的。

很快,从数百户人家涌出来的人群、车辆以及牛群,汇成一股潮流沿着全村唯一的转移路朝路口涌去。这时,各组的组长都打着手电或举着马灯,站在路口上呼喊着自己组里的农户发放转移通知单。当拿上了转移通知单的农户一家老小走出路口时,才顾得回头望一眼这星空下的家园,不少人眼里涌出了泪水。而他们身后,支书那沙哑的声音,还隐隐约约的在村子里滚动:

“喂——,都听着……”

荆安村支书的声音在村路上滚动的时候,分洪区212个村的支书的声音也都在自己的村子里滚动,只是滚动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比如杨家厂镇荆和村的支书付维斌,则是拖着一种催人泪下的哭腔,从一家滚到一家:

“同志们哪,快走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12位村支书,差不多都在8月6日之夜,喊嘶了嗓子,喊哑了嗓子。

一位最后走出江渡村的转移干部

这是在曾埠头乡通往闸口镇去的一条柏油铺成的公路上,一个人影大步流星地往前赶着。他一手

拿着一只三节式的手电筒,一手夹着那件在公安局发的救生衣。尽管如雨的汗水已经顺着手臂浸湿了手电筒和救生衣,但此刻如火的心情比他身上更热。因此他走两步还跑两步,边走边跑还不时回过头往身后望望,希望身后能驰来辆什么便车。

他是从县文化系统抽调的一名包村转移干部,叫聂景鹏,县图书馆馆长。刚才他们文化系统的十多名转移干部,乘上紧急调来的县新华书店的一辆面包车,准备让车把他们送到各自的村。可是车在出城的路口,被近郊已经蜂拥而动的人流堵住了。大家当机立断:弃车步行。于是十几个人风风火火地赶到七八里路外的乡政府,然后又分头往各自的村赶去。最苦就是他,因为他包的江渡村还有十几里,这得一个多小时赶啊!

往常说时间就是金钱,现在则应该说时间就是生命。现在早一分钟到村,让老百姓早一分钟转移就早一分钟得到安全。倒霉的是这时公路上的车辆难道都得到转移令了,都躲起来了,不然怎么半天没来一辆车呢?不过后面没有来车,前面倒来车了,一道车灯划破夜幕,照亮了公路两边的林带,这显然来的是一辆大车。

这位快五十岁的平时不紧不慢的汉子,突然急中生智,几大步跨到路当中,像个交警似的摆开了拦车的架势。只是他没有交警的停车牌可举,只好举起了桔红色的救生衣。

转眼车到了跟前,车灯直射到高高举起的救生衣上,反射出一团红光。司机可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拦车人,而且是在星夜下的旷野上,一定是吓了一跳。只听刺的一声刹车响,车猛的停住了,这原来是辆大卡车。

聂景鹏又几步跨到司机台旁,对一脸惊惧的司机说:“师傅,麻烦您一下:这里分洪区马上准备分洪,我要赶到前面的江渡村去转移群众。麻烦您调过头,把我送一截了您再转来。”他见司机疑疑惑惑地打量着他,又接着说:“您看,我不是坏人,我是个国家干部,这像不像是骗您?”他边说边扬了扬手电筒,又一手扬了扬救生衣。

司机终于打消了疑虑,当即调转了车头,很快就将聂景鹏送到了目的地。这位好心的司机原来来自湖南洞庭湖区的常德市,是专程来分洪区买了一车梨子返回常德去的。

聂景鹏赶到江渡村时,这里好像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村里有几位消息灵通人士从邻近的闸口镇先得到了分洪转移的消息,率先开始收拾东西。

汛期在村里留守的财经副主任看见有人竟敢擅自准备转移,认定是听到了什么谣言,马上出来制止。因为1981年的这个时候,曾有人造谣分洪了,江渡村的群众和远远近近的很多村的群众一样,经历了一次慌乱的自发的转移,结果是虚惊一场。人们看村干部出来制止,心想这只怕又是谣言,于是收拾东西的人家又都住手了。而就在这时,聂景鹏和从乡里开了紧急会议的支部书记,几乎同时赶到村部。支书苦笑着对财经副主任说:“这次是真的,不是谣言。马上开村组紧急干部会!”

农村的干部会,特别是村组干部会,常常被形容成通知八点,到会九点,开始十点。但今天方圆十几里的江渡村的紧急村组干部会,不到半个小时就全体到齐了。这个会也像县里和乡里的紧急会一样,开得从来没有过的简短和干脆。会议没有开场白,支书先用几句话口头传达了上面的分洪转移令,接着就由县里派来的聂同志作动员。聂同志的动员也只讲了几句,只是说县委黄书记拜托他把江渡村的群众都要安全地转移出去,他也拜托在座的每一位干部,要使村里转移得不留一人,千万千万。聂同志的动员一完,各组组长和包组的村干部就拿起各组的转移通知单,火速奔各组而去了。

各组干部开始呼叫着挨家挨户的发放转移通知单,支书和聂景鹏则耐心地挨家挨户地进行检查督促。刚才已经平静下来的村子,现在陡的一下沸腾起来了。有意思的是这晚的村民都特别听话,安排他内转就内转,安排他外转就外转,没有哪一户说半个不字的,更没有扯皮拉筋的,就连平时最“不服管”的人,这次也是拿起转移通知单就开始收拾东西。难的是一些七老八十的爹爹婆婆,总是犟着不走,说是要留下看屋,说是水来了死也死得了,不管组长怎样呼叫,反正就是不走。这就苦了支书,他就扯开一张嗓子,从这家劝到那家,从爹爹劝到婆婆,总算把他们一个一个劝上路了,支书的嗓子也就嘶了。每逢这种情况,聂景鹏也上前帮腔,嗓子也渐渐发起嘶来。

村里闹腾了几个小时后,渐渐平静下来。成群结队的人、车、牛组成的潮流,渐渐消失在夜幕深处。大约转钟两点左右,支书领着聂景鹏拖着极端疲惫的双腿,走进了自己的家,他这时已记不清楚自从带队上堤以来,已经多久没有回家了。这时隔壁左右的人都已先后上路了,只有他一家老小还在焦急万分地等着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不过他的第一句话则是对妻子说:“快把笼里的鸡都给我杀了。”

我们都还没吃晚饭!”

当然最后执刀的还是他自己,妻子捉一只,他就杀一只,一共杀了七八只。夫妻俩又忙手忙脚地拔了毛,剁成块,装了整整一大锅。

这时完成了包组转移任务的村干部们,开始陆续地赶到支书家里集中,因为他们要开最后一次碰头会。等人到齐开完了会,一大锅鸡也焖熟了,支书沙着声音说:“大家都还没吃晚饭,我今天请大家吃餐鸡吧。不知这餐晚饭吃了,我们再什么时候能够见面……”

支书的几句话使这十几条汉子一下子都垂下了头。如果是往日,面对这样香味扑鼻的黄焖鸡,大家早一哄而上了。可是此时此刻,大家都是默默地举筷,默默地咀嚼,再没有任何人做声,有人眼里分明噙满了泪水。这是江渡村、也可能是整个分洪区这个难忘之夜的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进行了一半就实在进行不下去了,人们都默默地放下碗筷,默默地向支书看了最后一眼,起身赶回各自的家去,因为他们的家里都还在等着他们哩。

支书把他们送出门,一直目送着这条黑影像流星似地朝四方散去,而且不停用那沙哑的声音在他们身后交代着注意安全之类的话。

都走了,现在只剩下支书一家了,现在该要收拾东西了。支书拉了把聂景鹏,两人一起走到屋后的一个猪圈。聂景鹏用手电一照,吃了一惊:好一圈白花花的肉猪!数了数,共有八头,大的三四百斤,小的一两百斤。

支书苦笑着对聂景鹏说:“它们怎么带得了呢?”支书边说边打开猪圈门,然后对着这些猪说:“畜牲们,我们要走了,管不了你们了,你们也自己逃命去吧。”几头猪不知这深更半夜里发生了什么,但见圈门开了,就哼哼叽叽地相互挨挤着往外走,好像也开始了转移。

支书的妻子这时已收拾了一包随身带的东西,这全村最后的一家人也要上路了。支书抱歉地说:“聂同志,我们该走了,不能送您了。”说罢一家人弃家而去,家里除放走了一圈猪外,一切都原封未动。

支书的一家也在星空下消失了,全村现在只剩下了聂景鹏一个人!

几个小时前还人声鼎沸的村落,一下子就万籁俱寂了,只有头上的星星在无声地眨着眼睛。聂景鹏的心里突然袭来一阵恐惧,他赶忙打亮手电,仍然夹着那件救生衣,快步朝村外走去。

星空下,这最后一条人影好不容易走出了江渡村,走出了这难忘的8月6日之夜。

星空下,紧急出走的众生相

通过各种媒体和各级干部的紧急动员,分洪区内8万多户人家的33万多男女老幼一夜之间倾巢而出,挥泪告别了自己的家园。在这千家万户紧急出走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少令人揪心、催人泪下的场面啊!

在堤上防汛的夹竹园镇紫霄关村村民李贞元,得到分洪转移的消息后,一口气跑回家门口,脑子里只有两个字:老母亲和猪。因此他气喘吁吁地只对妻子说了一句话:“要分洪了,你快赶猪走!”自己则赶忙招呼老母上路。但82岁的老母死活不肯走:“我要给你们看屋呀!万一水来了,我把年纪死也死得了。”李贞元是位孝子,怎能把老母一个人丢在家里?于是他赶忙拖出家里的板车,随即从床上抱了床棉絮垫在车上,不管老母肯不肯,一把将老母抱上车,拉起车就走。就这样,儿子拉着母亲,媳妇赶着猪,一家人匆匆地踏上了转移路。从李贞元进门到全家出门整个时间不到二十分钟。

也是在堤上防汛的夹竹园镇金猫口村村民徐德贵,得到分洪转移的消息后,翻身骑上自行车就飞跑。他今晚不知哪来的这么大的劲,星光下慌不择路,逢沟过沟,逢坎越坎,车骑得像飞了起来。后来自行车前后胎都瘪了气,他竟然没有感觉出来,硬是蹬着两只钢圈赶回了家。他由于家里人口比较多,脑子里想的只有人、人,因此一到家随便装了一板车行李和粮食,牵起一家老小六口人就出了门,而猪圈里几头已经半大的肉猪,就无心顾及了。

夹竹园镇齐心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整整喂了40头肉猪,户主叫李国章。他得到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挑了31头半大以上的猪,一路上“罗罗”的往安全区赶。由于路上人车拥挤,灯火通明,猪群常受惊吓,乱奔乱蹿,夫妻俩急得直跺脚。5公里的路程,他们赶着猪群竟走了6个小时。到了目的地一清点,31头猪路上走失了10头。刚清点完,又有2头因中暑突然口吐白沫倒地而亡。

曾埠头乡大圣村一位姓寥的老汉,得到转移通知后只牵了条牛就出门,儿子媳妇也只带了点随身的衣服和粮食。牛是条大牯牛,它并不知道现在是紧急转移,仍然像平日主人放它吃草时一样慢条斯理地迈着方步。老汉不忍心抽打他这位老伙计,就叫儿子媳妇先朝前走了,自己牵着牛在后面来。身

后赶上来的乡亲们说您家这样走到哪年哪月去,他则说我就是这个家当,不管怎样都要带上它。老汉何尝又不是心急火燎呢,但他带着他的老伙计,也只能干着急。

杨家厂镇荆和村有一户养鸭专业户,共养了300只蛋鸭,户主叫张井龙。得到转移通知后,他一屋的家产都舍得,就是舍不得他一手抚大的这群活蹦乱跳的鸭。因此他出门时什么也没要,只操起一根竹篙,吆喝着嘎嘎的鸭群上路。鸭群显然不习惯夜间赶路,嘎嘎乱叫着就是走不动,4个小时仅仅前进了两里。村里的乡亲一批批远去了,最后是村支书付维斌赶上了他。支书见他这个样子,算了算再走12个小时鸭群也到不了安全区,就一把夺过他的竹篙,拉着他的手直往前走,但他赖在路中死活不动。“我这是300只生蛋的鸭啊!起码要值5000元啊……”他说罢号啕大哭,支书也忍不住陪着哭了。结果,还是支书强制地推着他往前走,他只有把几声长哭,留给了身后被迫丢弃的鸭群。

曾埠头乡金牛村青年农民刘一名和妻子,今年喂了几头猪,头头长得肉滚滚的。还买一头耕牛,花了一两千块钱。接到转移令后,这对年轻的夫妇实在舍不得一栏肥猪,但又无法带走,只好把几袋米糠全倒在猪槽里,又赶忙在菜园里割了几抱苕藤子堆在猪栏前。然后一人推着辆自行车,一人牵着牛,跟着村里的人匆匆上了路。由于一路上人车拥挤,他们的这头牛似乎又走得特别慢,夫妇俩心急火燎。眼看着下半夜了,眼看着后面的人群一批一批地超过他们往前去了,夫妇俩狠了狠心,松掉了手里的牛绳,刚买来不久的一头牛就这样丢弃在半路上。

曾埠头乡大圣村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户人家放了老,请了道士来超度亡灵。正在钟鼓齐鸣、轻声高唱之时,村组干部跑来通知马上转移,屋里屋外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呆住了。还是几位道士最先醒过神来,也是这几位道士似乎最怕死,他们做斋的一套行头都不要了,更不用说要报酬了,猛地抬起脚就跑,而且一路上还戴着平顶道冠,穿着黑色道袍。道士一跑,亲戚也开始跟着跑,朋友也开始跟着跑,一眨眼只剩下了自己家里几个人。怎么办呢,自己也得赶快走啊。于是一家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只好把老人的尸体抬到屋后,放进了往年存放甘蔗的地窖里,草草地掩上几把土,磕了几个头,然后匆匆撒泪而去。

历史将永远记住8月6日之夜这个悲壮的场景:星空下,紧急出走着33万双脚步、33万双泪眼。

人流滚滚,车流滚滚

这真是一场旷古没有的大转移。从分洪区内212个村庄涌出的人群,汇成一股股汹涌澎湃的人的潮流;人潮中那攒动的人头,真比夜空中满天繁星还要多。

这是8万多户人家哪!这是33万多男女老少哪!这是1万8千多头耕牛哪!还有那无以计数的猪、羊、鸡、鸭,还有那无法统计的大卡车、农用车、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马车、板车、摩托车、自行车。真是人流滚滚,车流滚滚。伴随着人流车流的,是大人的呼喊声、小孩的哭闹声、牛和猪羊鸡鸭的叫嚣声以及各种车辆的引擎声和喇叭声,再加上手电闪闪,车灯闪闪,往日夜里宁静的分洪区,此夜变成了一片沸腾的大海。

滚滚的人潮先是沿着各村的村级转移路,涌上分洪区内纵横交错的10条转移主干道,然后分别朝着各自的安全区推进。那大路小道上的人流车流,人挨人,车连车,密集得就像火车站的出站口。可贵的是这夜的人们都特别友好、宽容,没有抢道的,没有争吵的,更没有斗殴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车,都只是紧紧地跟着前面的人前面的车,此时此刻人们真是万众一心:这就是快点走出分洪区。

由于人潮实在来得汹涌,常常在一些干道的桥头或安全区的路口阻塞。虽然人们个个心急如焚,但仍然保持着友好和宽容,也只好紧跟着前面的人和车。前面停,后面的也就停;前面的挪一步,后面的也就挪一步。好多个桥头路口,一时就被这样阻塞得凝固了。直到有关部门紧急向各个交通要道增派大量交警,阻塞之处才渐渐疏通。

这里,我们可以跟着一位县委常委的脚步,来领略一下当夜人流车流的盛况。

这位常委奉命从斗湖堤马上赶往30公里外的吴达河安全区,去指挥那里的移民安置和围堤防守,这个使命可说是十万火急。但常委的桑塔纳座车高鸣着喇叭驶到一个出城的路口时,路口已被首批转移进城的人流车流阻塞了。怎么办?弃车挤过去,但前面的路还有几十里呀。开车过去,可此刻谁又让你的道呢?而被阻在这里更不行,那就是重大失职。

肩上的使命不容许常委再有片刻犹豫,他于是下了车挤到几位正在疏通人车的交警跟前。虽然平时他不是分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但在此非常时刻容不得客套了,他于是用不可商量的命令口气说:“县

分洪转移指挥部派我到吴达河安全区去,我要马上赶到我的指挥位置。请你们协助一下,先把我的车弄过去!”

交警中有人认识这位常委,一招呼马上拢来了6名交警。大家前后左右护住常委的座车,一步一步地往前挪。阻塞着的人车见交警这个架势,知道是有急事的领导的车,都尽量让一让。但尽管如此,桑塔纳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好不容易挪过仅仅几十米长的路口。

一越过这阻塞的路口,常委长长地舒了口气,桑塔纳打开了大灯快跑起来。可是只跑了几里路,车又不得不放慢了速度,因为又一阵人流车流像潮水一样地从前头的路面漫过来。从这时开始,一路上人流车流过去一阵又来一阵,桑塔纳只好走走停停,即使走也只能开个20码、10码,不过这毕竟比步行还强。

嘀铃铃!嘀铃铃!常委的手机叫起来。是吴达河那边来的电话,那边焦急催问常委怎么还不到达?常委也焦急地回答说:“我正在路上哇!我的车走不动哇!”

车好不容易走出了20多公里,终于离吴达河不远了。好像故意给这位常委出难题似的,前头的一个弯道处又阻塞了。这里不见交警,反正也不远了,常委这时果断地弃了车,也难得在弯道去挤,干脆深一脚、浅一脚地从一块棉田里绕过去。

这时手机又响了,吴达河又在问常委到了哪里?常委回答说:“我这时正在棉花田里走哩!”

一位倒下了又站起来的妇女

在紧急出走的众生相中,在滚滚前进的人流中,让我们来追踪一位妇女携家转移的全过程,以窥一斑。

这是藕池镇幸福村一位被邻里称道的好媳妇,叫王成玲。8月6日傍晚,她像往日一样正在和两个八九岁的儿子吃晚饭,忽然村里通知转移,她一下子慌了。现在丈夫上堤去了还没回,一切只有靠自己了。她定了定神,赶忙夺下两个儿子手中的碗筷:“不吃了,快跟妈妈走!”说罢又赶忙卷起两床棉絮,还脱下身上的衬衣去包了好几锅铲米饭,拿了根扁担挑上,牵着两个儿子就出了门。出门时家里的什么也没有顾及,心想只要不丢掉两个儿子就行了。因此任凭桌上的饭菜还摆着,任凭堂屋里的电灯还亮着,任凭前门后门还敞开着。

母子三人走出门时,村路上已经满是人,人群

中有人传说积玉口的虎渡河堤穿眼了,很多人抬脚就朝前跑。王成玲肩上挑着两床絮和一大包饭,手里牵着两个儿子,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群朝前跑。从村路上跑上公路,公路上则是更多的人流、车流、牛群、猪群,这不仅不能跑,就连快点走都不可能了,母子三人只好跟着前面的人车慢慢地朝前蠕动。

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两个还不懂事的儿子觉得很好玩。撒野惯了的小兄弟俩跟着妈妈慢慢走了一会,野性发了,趁妈妈不注意,一下子像两条泥鳅似地往人缝车空中钻走了。王成玲着了急,想去追赶两个儿子,就拢了拢肩上的担子,侧着身子绕过一辆突突突的缓缓移动着的手扶拖拉机,挤到了一队牛群后面。

这群一头跟着一头的大牯牛,把整个路面都挤满了,再要往前赶就必须从牛群中穿过去。王成玲由于一心只想快点赶上两个儿子,就壮着胆子钻进了牛空。虽然这时已是夜色沉沉,但在头上的星光以及前后一些车灯手电的映照下,牛群中那一对对尖尖的牛角仍然看得清清楚楚,王成玲心头不免掠过一阵恐惧。而此刻她已身入牛群之中,只好硬着头皮在牛与牛之间挨挨擦擦地往前移。

这些牛和它们的主人们一样,有生以来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大转移?它们早已被这不绝于耳的人声车声吵得烦躁不安了,加上一路上又热又渴,它们随时都有撒泼的可能。果然有一头野性十足的家伙,大概是被王成玲的担子碰了一下,它突然怒吼一声,一扬头将王成玲掀翻在地,并且抬起一只前蹄,在王成玲的腰上连踩了8下,接着撒腿朝前奔去,引起公路上一片骚乱。

躺在地上的王成玲几乎昏死过去,腰疼得像是断了一样,但两手还本能地紧紧抓住两床棉絮和那包米饭。由于骚乱的发生,她躺在地上又不易被发现,眼看牛蹄、人脚、车轮都将落在她的身上,她心想不能就这样被踩死、碾死,就这样死了两个儿子怎么办?他们的爸爸还没有回来啊!想到这里,本来已快半死的王成玲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竟一手摸着腰,一手扶着扁担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一位多么坚强的女人啊!重新站起来了的她咬着牙刚准备重新挑起担子,受了伤的腰又被后面上来的一辆板车的把手,狠狠地撞了一下。她一阵巨痛的身子失去了重心,眼看又要扑倒在地,幸亏拖板车的汉子一把拉住了她,才使她没有重新倒下。她回过头只默默地看了一眼身后的汉子,既没有埋怨也没有感激,汉子也没有道歉。此时此地,所有的人

们都只是赶路、赶路,没有心思和精力说任何多余的话。

王成玲终于又挑起担子迈开步子朝前走了,因为前面终于传来了两个调皮蛋高声呼唤妈妈的声音。

他们魂断在转移路上

下面是分洪区内一位乡镇文化站长,专门给笔者讲述的一个故事:

在8月6日傍晚开始的转移潮中,从曾埠头乡和杨家场镇之间的杨麻河边走过的人群,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戴着草帽的人孤零零地站在河心里,不知在干什么。当时人们匆匆赶路,并没有把这个站在河心的人放在心上。可是第二天,有人看见这个人还是站在这里。第三天,还没有见这个人有什么动静。终于有过路人走下河滩,结果河滩上弥漫着一股尸臭,原来这是一个死人,一个站在河心淤泥里没有倒下的死人。

原来6日下午,杨家场镇仁和村一位老汉带着儿子,去嫁到曾埠头乡黄桥农科所的女儿家有事。仁和与黄桥隔着一条杨麻河,往常要绕道从一座桥上走过去。今年入汛以来长期未下雨,虽然外江大水,内河却大旱,这杨麻河干得快底朝天了。父子俩因贪近路,就从这杨麻河的浅水淤泥中蹚水过来。父子俩刚蹚过河,就看见河岸上涌过来一群拉车挑担的人,父子俩一打听是要马上分洪了。儿子反应快,返身又蹚过河要赶回去搬家,并交代父亲快去通知姐姐。儿子一转眼就走了,父亲想了想放心不下儿子这头,也跟着返身要再蹚过河去。大约累了、急了、熟了,大约老汉本身就有心脏病之类,等老汉再次涉足河心的浅水淤泥中时,一口气没跟上来,猝死在河心里。由于老汉两腿陷在淤泥中很深,他就这样孤零零的定格在河心中了。

33万人的星夜大转移,你碰我一下,我撞你一下,甚至像王成玲一样被牛踩上几脚,这都不足为奇。使人不敢相信但又必须正视的是,在这次持续通宵的转移过程中,几级转移指挥部先后接到了一个、三个、五个……——总共数十个死亡报告。

市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就一连接到几个报告:在往斗湖堤安全区的转移人群中出现突发死亡,有关单位请示如何处理?这可难住了指挥部人员:这是分洪预案中没有设计的,是人们没有预料的。当时市前指只好这样回答:暂时先请自己处理。据说

则被丢弃在斗湖堤城郊的火葬场。

这里,让我们沉痛地列举出一些魂断转移路的老少乡亲吧:

埠河镇联合村一位25岁的青年妇女王广平,转移中收拾东西时,想带床棉絮。而棉絮高高的挂在屋梁上,她赶忙搬来梯子爬上去取。她万万没有想到屋梁上横着的一条电线,已被该死的老鼠咬破皮了,裸露着一截。当她爬上梯子伸手去取棉絮时,不小心碰着了这根裸露的电线,浑身一阵痉挛,从梯子上摔下地,当即身亡。

该镇魏家洲村一位82岁的老太婆向玉香,转移时本来已走出了家门,又忽然想起还要带件夹衣,就又颠着一双小脚转回来爬上了自家的小楼。等她老人家拿了夹衣下楼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在了水泥地坪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该镇西流村一位年仅四岁的小孩邓平,转移时被父母抱上一辆拖拉机的车厢。车厢里已装满行李,邓平就坐在行李堆上。父母交代他手里抓住行李不要乱动,说罢又进屋搬东西去了。也怪慌忙中的父母太粗心大意,这么小的小孩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怎么管得了自己?不一会邓平摇摇晃晃地打起瞌睡,结果从高高的车顶上滚落下来,可怜的孩子哼都没来得及哼一下就过去了。

该镇复兴村一位60岁的老农周世昌,转移时由于赶路心切,竟不顾自己的年龄,骑了一辆摩托车不算,摩托车后面还拖了一辆板车。由于路上拥挤,他只好左弯右拐,不小心一头撞在了路边一棵树干上,脑袋撞开了花,当场身亡。

夹竹园镇北湖养殖场的外地养鱼人李长远,本来是个血吸虫病人,已到了晚期。得到转移通知后,他连夜一口气疾走十多公里,赶到夹竹园安全区,以为这下安全了。可是由于一路上的劳累加闷热,他一到夹竹园就病倒在安全区围堤上。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怎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磨难,在堤上拖了一天就闭上了眼睛。

笔者本来不愿列举这些死难者的名单,但又不能不列举这些名单,因为历史在记下8月6日之夜的时候,应该特别记住这些魂灵。

二 8月16日之夜:一个千钧一发的通宵

从一个口头命令到一份倒记时表

沉重的日历,好不容易翻到了8月16日,这距

33万父老乡亲舍弃家园正好整整10天了。

这是好漫长的10天啊!随着这10天中的水位时起时落,人们——包括分洪区在内的整个公安县百万人民,还有驰援分洪区的数万解放军和外县、市民兵,还有各级指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神经也时紧时松,几乎个个都由此极度疲倦、极度厌烦了。特别是那些在各个安全区围堤上搭篷暂居的移民,更是整日在念叨:还分不分洪呢?几时可以回家呢?

但今年的江水真是发了疯,硬是不肯放过荆江分洪区,这天中午,刚刚稍微松了几天弦的市前指,神经又陡的一下绷紧了,因为他们接到了上级用电话传来的口头命令:今晚第六次洪峰到达沙市,水位将突破45米,分洪区要准备实施分洪。

看来这次是真的了。本来24小时处于运转状态的指挥部,这时像被什么东西猛撞了一下,忽的又快速运转起来。正在指挥部的几位指挥长紧急碰头,决定紧急实施继8月12日以来的第二次拉网式搜索,并迅速草拟准备分洪的特别公告。

上级口头命令不久,一份由市委书记刘克毅亲自签发的荆州市长江防汛前线指挥部传真,被送到市前指的指挥长们面前,原来这竟是一个倒记时表:荆长防前传字(98)115号

分洪准备工作倒记时

(时间:1998年8月16日)

- 一、14:00—18:00 搜索清理转移分洪区群众
- 二、18:45 炸药运到爆炸地点
- 三、19:00—22:00 在分洪内发布分洪警报
- 四、19:00—24:00 电视广播播发准备分洪公告
- 五、21:30 炸药装填完毕
- 六、22:00 炸药装填人员撤离
- 七、22:00 检查炸药装置
- 八、22:30 启爆拦洪堤
- 九、23:00 分洪区内搜索转移人员撤离
- 十、23:00 由北向南鸣枪示警,每间隔5公里一个示警点
- 十一、24:00 开闸泄洪

看到这个倒记时表,指挥部气氛更加凝重,人们一时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现在分洪已进入倒记时了,要动真格了,看来分洪区是在劫难逃了!

从这天下午开始,市前指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数十名消息灵通的记者闻风而来,但统统被两名把守市前指楼梯口的女警察挡在门外。大战在即,今天任何非指挥部工作人员,一律不能闯入这个高度紧张的神经中枢。

此间沙市水位已开始以每小时0.02至0.04米

的速度暴涨。14时:44.82米。16时:44.88米!

特别公告:今晚准备分洪

下午四点半钟,拉网式搜索正式开始。一霎时,县一中舟桥32旅驻地和霹陵中学炮兵1师驻地的军车,县公安局大院的警车,还有市前指院内的宣传车,同时火速出动。斗湖堤这些天来已变得十分萧索的街道上,顿时警笛声声、喇叭阵阵、车轮滚滚,一辆接一辆的满载解放军和武警的军车、警车以及安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风驰电掣般的从几个路口出城而去。

同时,在埠河安全区坦克11师驻地,也驰出一辆接一辆的军车。

同时,在分洪区内的10个乡镇的派出所,以及驻守在21个安全区的舟桥、炮兵、坦克三支队所属的所有团营连,也都奉命出动,紧急奔向分洪区。

同时,又有1000多名县和乡镇包村转移干部,奉命再一次赶到他们负责的那个村组。

同时,市前指又专门抽调了40辆空车作为机动车,分别跟在一支支解放军、武警和干部组成的搜索队后面,用来装运搜索出来的群众。

同时,分洪区所有的路口都由武警实行了封锁:除赋予搜索使命的人和车辆以外,其他任何人和车辆,都只准出,不准进。

此时的水位,仍在涨、涨。19时:44.97米!

这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向全国全世界公布:正在逼近的长江第六次洪峰,将使沙市水位高达45.10米!

转眼间,水位又涨了。20时:44.99米!眼看就要突破45米大关了!

这时,市前指指挥长王平不得不提起笔,签署了一项特别公告:

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特别公告

接上级通知,今晚准备分洪。指挥部命令,荆江分洪区所有人员,在21点以前务必撤离。

指挥长 王 平

1998年8月16日

恐怕我们平常从没有见过这样简单明了的文告,从头到尾连标点在内,不到70个字,而这不到70个字的短短通告,却要永载长江抗洪史册。

特别通告迅速通过县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分洪区以至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在全县城乡所有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同时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着“今晚准备分洪”。这使人想起前些年的一个电视连续剧里,也是在一些高声喇叭里,同时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今晚有暴风雪”。

公安电视台这时又一次中断所有节目,开始反复播送县委书记黄建宏的电视讲话。黄建宏再一次动员分洪区滞留人员,要赶快撤离,保护自己的生命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一位州官的特别通告,一位县官的电视讲话,两位父母官一个共同的心声:分洪区的所有乡亲快点撤出分洪区。

时间已到了21点。水位果然突破了45米,达到45.01米!

雨夜下,搜索队在行动

分洪区今夜没有星光,夜空中滴落着间断小雨。参加拉网式大搜索的数千解放军、武警、机关干部和100多辆汽车,就像这满天的雨点撒遍了整个分洪区。此时的分洪区距离6日晚上的大转移已经整整10天了,加上12日晚上的一次拉网式搜索,滞留人员的确不多了,一座一座的村庄常常是黑灯瞎火,寂无声息,显得十分凄楚和压抑。现在当搜索队的灯光、车声、人声进入这些黑沉沉的村庄时,总是会激起一些散落在户外的鸡群、猪群的乱飞乱蹿,这又给人一阵紧张和恐怖。不少参加过这次行动的机关干部事后谈起这晚的经历时说,当时进入这样的村庄,真是有些心跳。

但对参加这次行动的军人们来说,没有以上这种心情,只有一种新奇感和完成任务的使命感。像刚从嘉鱼县簰洲湾洪水中冲出来的舟桥旅全体官兵,有的只是搜索群众的紧迫感。舟桥旅今晚共出动了30台军车,每一台车上配备4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车队出发时,政委张建国作简短的战前动员说:你们只管见人就往车上丢,不能把一个人留给洪水。张政委已经领教过洪水是个什么概念的,他就在簰洲亲眼目睹他的战士被洪水所困,又亲自指挥了在洪水中实施的一场大营救。为了确保这次大搜索不漏一人,张政委还亲自带了一辆指挥车跟队指挥。当然,战士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也并不是真的把人往车上“丢”,而是先说服,然后再动手拉、推或抬。

一队舟桥旅战士亮着手电,拉开距离穿越着一个村庄,两辆军车缓缓地跟在战士们身后。全村敞开着门窗的家家户户黑洞洞的,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影,看来这个村里没有滞留人员。但战士们走出村口时,偶尔发现村外的一块棉田里,有几株棉秆在晃

动。警觉的战士们用手电照着棉秆走上前去,原来见是一位老人趴伏在棉秆里,就像战争影片中打伏击的游击队员似的。战士们忙把老人扶起来,一问老人就老老实实地说他是要留着照屋,怕被解放军同志和干部带走,所以躲在棉花田里。战士们劝老人马上上车走,说今晚肯定要开闸,上级命令分洪区内不能留一人。老人说他反正这大一把年纪了,水不来就托你们的福,水来了死了也不怪政府,你们解放军来了几次了,对得起老百姓了。战士们见这老人不是不懂道理的人,就说您老晓得政府不放心老百姓,就快跟我们上车走。但老人说什么就是不动。战士们看看不能再等了,就一齐动手把老人抬了起来,边说边劝的把老人“丢”进了车厢。车开动了,老人还在车厢里叹息着:他屋里的猪没放出栏,天天还要喂两餐食哩!

坦克师搜索队遇到的情况,却令战士们感到心酸:

某团政治处主任陈勇带队搜索藕池镇崔家湖渔场时,发现一户人家有灯光,进去一看,见一位中年汉子盘腿坐在床上打瞌睡。汉子听见脚步声睁开双眼,猛然看见屋里屋外站着一群解放军,一下子惊得手足无措。陈主任为了平定对方的慌乱,马上举手规规矩矩向对方行了个军礼,接着含笑说:“老乡,让您受惊了!今晚马上要开闸分洪,请您快跟我们走。”汉子转过神来,露出一脸的哀伤:“我怎么能够走?我不走!我今年贷了十几万好不容易办了个这个甲鱼场,我要守场。万一这十几万被水冲了,我也……就不活了。”汉子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几乎要哭起来。站在他面前的这群穿军装的汉子,看到他这样伤心,都受了感染。但军令是压倒一切的,军人的责任是至高无上的,不管眼前的这位汉子怎样伤心,必须把他弄走。于是陈主任开始耐心地劝导,但汉子摆出要与他的甲鱼共存亡的决心,而陈主任则更摆出他不走就奉陪到底的架势。后来,汉子终于被军人的诚心折服,他望着面前这位佩戴着两杠两花肩章的军官说:“好吧,我跟你们走。就凭你这样大的干部给我这样的平头老百姓敬个礼,我也不能再跟你们犟了。”

坦克师另一个团的搜索队走进一个村庄时,突然被一个小孩的叫声吸引:“妈妈!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听得出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声音并不恐慌,倒是充满着惊喜。官兵们循声走过去,见有两间低矮的小屋,小屋里亮着一线微弱的烛光,一位佝偻着腰的妇女正在收拾东西,两位小女孩站在身

边。这哪里像个人家啊,屋里四壁都是裂口,从裂口里进来的夜风,吹得半截蜡烛忽明忽暗,浑身泪痕。女人收拾的东西也只是几只锅瓢碗筷,两袋旧衣烂衫,加上半袋大米。另外还有四条破旧的长板凳和一张矮小的方桌捆扎在一起,这大约是不带走的。原来这是位残疾女人,丈夫已去世了,母女三人一直靠村里救济生活。本来她们已经转移到附近安全区去了,今天是回来再拿点东西的,听见远处车叫人喊,知道又在搜查了,正愁夜深天雨带着两个小孩怎么走,想不到就来了解放军。现在母女三人都用企求的目光望着战士们,就像绝处逢生的人看见了救星,这使战士们鼻子都发酸了。没有人下令,也没有人发话,大家都默默地把自己带的干粮掏出来放在了母女三人面前,而且还凑了380块钱一齐塞到女人手里。战士们迅速把母女三人送到安全区,又从部队驻地给她们拿来大米、食油、罐头等一大堆食品。女人再也忍不住了,拉着两个小孩一起跪在了战士们面前,放声痛哭。战士们拉她们,她们怎么也不肯起来,使得在场的战士眼里都涌出了泪水。

在分洪区腹地的麻豪口镇江南村,却出现的是这样一番情景:这个村这天回流在自家棉田里治虫的群众较多,支书、村长也回来了。当夜里从广播里听到特别公告后,还没等搜索的部队和干部到达,支书、村长就紧急商定:把各家各户还没有转移出去的电视机等贵重家电集中存放在躲水楼的三楼、四楼,由支书带几个人照看。村长则带领回流群众轻装撤退,以便赶在洪水到来之前转移到安全区。这时天上正飞着越来越大的雨点,四野里黑沉沉的。村长站在村头,指挥着一群群的村民紧急撤出。没有声音,没有话语,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小跑着前进,这真像抗日战争影片中鬼子要进村了,八路军、武工队掩护群众转移一样。正好市前指副指挥长袁焱舫带人巡查搜索情况经过该村,目睹了这幕情景。他见乡亲们已跑得气喘吁吁,到安全区还有一二十里,这怎么行?他当即用对讲机与前指联系,请求火速派军车支援。只一会,一下子就来了十辆卡车,全村的群众就这样顺利地撤走了。

当分洪区的滞留人员一个一个一群一群地最后一次撤出他们的家园时,“鬼子”——暴涨的江水,也在步步逼近。22时,水位又爬高到45.04米!

在最惊心动魄的关键部位——北闸

8月16日之夜最紧张的,要数这晚准备分洪的关键部位——北闸。

北闸即荆江分洪区进洪闸,因位于分洪区北端的长江太平口,所以俗称北闸。长达1054米、共有54孔闸门的北闸,号称万里长江第一闸。它像一条银灰色的巨龙横亘在荆江南岸,呼应着对岸的荆江大堤,正如它所处的地名一样,年年岁岁捍卫着荆江大堤的太平。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危在旦夕,北闸奉命三次开闸分洪,先后吞吐了100多亿立方米的洪水,三次使沙市水位陡降,确保了荆江大堤、江汉平原以至武汉三镇的安全。事隔44年后的今天——1998年的8月16日,当荆江大堤又面临最严峻的局势时,这里又开始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下午7时20分,当分洪区内的一支搜索队进入一个个村庄时,驻守在北闸桥头的广州军区工兵团地爆连以及早已集结待命的500民兵,接到在拦淤堤装填炸药的命令,9点30分前完成装填作业。拦淤堤是挡在北闸前面江滩上的一道围堤,目的是防止泥沙淤塞闸门。现在要准备开闸分洪,就必须先炸掉拦淤堤。拦淤堤爆炸也是有周密的预案的。现在按预案的要求,就是要在3.3公里拦淤堤的119个药室里,共装填22吨TNT炸药。

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作业。TNT是一种烈性炸药,操作时稍有不慎,随时可能引爆,担当装填任务的地爆连72名官兵和500名民兵,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种烈性炸药散发一股强烈有毒的气体,刺鼻难闻。而装填作业又是在深3.5米、直径只有0.9米的圆柱型药室里进行,且又是酷暑之夜。但军令如山,责任如山,战士们别无选择,民兵们也别无选择。

一包包炸药、一节节雷管、一根根引线,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而一举一动又要加快速度,因为在预案中119个药室全部装填完毕是4个小时,今晚只有两个小时。药室里又黑、又热、又闷,操作十分困难。加之药味浓烈,又没有防毒面具,不一会,第三装填小组有两个战士在药室里中毒了。两个战士先是流鼻涕、打喷嚏,接着头昏眼花,想呕吐又呕吐不出来。但在此危急关头,紧迫的任务不容许他们下火线,于是组长拧开几瓶矿泉水,淋在了两位战士头上。两位战士稍微清醒了一下,又跳下了药室。

时间到了预定的21时30分,炸药全部装填完毕。这时,分洪区内的滞留人员正在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作最后撤离,拦淤堤上也一声令下,地爆连和500民兵开始撤离。这些民兵们平时哪里经历过这种危险,虽然刚才的两小时炸药没有失手爆炸,但人们的肺几乎憋得快爆炸了。现在一听要撤,大家就

真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撒腿就往拦淤堤下冲。当人们喘着气冲到安全地段时,好多人脚上没有了鞋,头上没有了帽,手里没有了锹。次日白天,他们看到自己跑过的江滩上,一片狼藉。

北闸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此时,大闸上下以及前后左右,实行了紧急戒严。为了避免意外事故。100名荷枪实弹的武警,奉命将包括记者在内的所有外来人员,赶出警戒区外,特别是将身佩手机、BP机、对讲机的“带电”的人们,赶出老远老远。这真苦煞了那一群群身背照相机和摄像机的记者,他们就是为启爆和开闸的镜头而来的呀!但只管执行命令的武警战士们根本不由分说,一直把记者们赶到离大闸和拦淤堤很远的腊林洲的垸堤上。

此刻的北闸特别安静。刚才拦淤堤上的灯光人影已消失了,唯有大闸上亮着一长排通明的灯火,这在雨夜的旷野上显得特别耀眼。无论是从江面上,还是从腊林洲垸堤上,或是从分洪区方向朝此时灯火辉煌的大闸望去,大闸就像一条巨大的趴伏着的龙灯,时时刻刻都有奔腾起来的可能。

静静的大闸上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紧张,人们似乎都听得到彼此的心跳。启爆器早已安装好,500名以防突然断电的预备启闸工已肃立在54孔闸门的绞盘旁。这时只要一声令下,拦淤堤就会轰然一声巨响,54扇沉重的闸门就会徐徐启动,滚滚的洪水就会冲过闸向分洪区内滚滚而去。但人们不知今晚的命令该由谁下,人人只是默默地一分一秒地等待着。

等待得最心焦而且最难捱的恐怕还是腊林洲垸堤上的记者群。这时天上下起了大雨,黑沉沉的垸堤上一片泥泞。几乎无处躲雨,有的记者只好去打搅在堤上避水的灾民,挤进人家的棚子。但灾民棚怎么容得下这上百的记者。这时,有的记者竟情急中,胡乱地钻进了一些灾民停放的板车底下。而更多的记者则在冒雨注视着远处的大闸和拦淤堤,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启爆和开闸,他们怕错过这历史性的镜头。其中有一位本地的摄影记者,冒雨爬上了一棵大树,用裤带把自己绑在树干上,端着照相机目不转睛地注视前方。

8月16日的北闸之夜,好一个惊心动魄之夜!好一个焦急等待之夜!

举国上下,高悬着亿万颗心

现在到了22点,水位则已到了45.04米!这时距倒记时表中的启爆时间,只有半小时了!

市前指及其所辖的人员转移、前线抢救、后勤保障、围堤防守、治安保卫几个分部,电话声、手机声、BP机声响成一片,一派大战临近之前的高度紧张气氛。

一位佩戴着一颗将星的军人,冒雨赶到前指紧急会晤指挥长王平。他是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岳宜义少将,刚刚受命指挥驻分洪区所有部队,这时就是匆匆赶来与王平会商安全区围堤防守事宜的。今晚一开闸分洪,集中着几十万人口的21个安全区的围堤,就成了必须确保的重点。

分洪区前线军、地两位最高指挥员见面了。没有时间问好,没有时间寒暄,一见面王平就把将军拉到指挥部大厅巨大的分洪区沙盘前,指指点点地介绍着分洪区面临的严峻形势:21个安全区个个已人口爆满,而21个安全区的围堤都是自1954年开闸分洪以来44年没有浸过水,安全区不安全哪!现在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安危,就指望一万名解放军了。

将军望着沙盘上一个安全区,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因为他明白了:今晚一开闸,这一个个安全区就会成为一个个被洪水围困的孤岛。将军返身就往外走,他要赶快赶回自己的指挥位置去。他只是简单却是不容置疑地对王平说了几句话:驻分洪区全体将士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军委江主席的命令,严防死守,决战决胜,请前指放心。

室外正下着大雨,将军快步钻进他的座车匆匆离去。雪亮的前灯驱赶着前头的层层雨雾,为将军开道;而鲜红的尾灯的倒影则拖在雨雾下的路面上,像是在一路警醒着人们。

此时的斗湖堤,早已路断人稀。偶尔有车辆在城区驰进驰出,也就是像将军这样的指挥车,或是警车、军车。近年来已有夜生活氛围的大街小巷,此时见不到一家舞厅的闪灯,听不到一家歌厅的音乐,那些往日人影绰绰的夜宵排档也都不见了踪影。只有街头路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里,仍然在风雨夜色中,不厌其烦地播送着那个特别公告:“今晚准备分洪”。

此时的沙市水位,仍然在一个劲地涨、涨。市长江防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一派肃穆,市委书记刘克毅通宵坐镇在这里。沙市街市上虽然没有像公安城关那样路断人稀,但也没有往日的热热闹闹,因为这与分洪区一江之隔的市民们,心都在高悬着,都在等待着对岸炸堤分洪的消息。市邮电局专门开辟的114水位查询热线,这晚先后接到了市民们打来的8000个电话。

此时的大武汉,同样有不少人在为分洪区悬着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里,人们的心特别无法平静,因为10天前的分洪转移令就是从这里发出去的。多少天来时时刻刻坐镇在此的省委常委、副省长王生铁,曾经担任过原荆州地委书记,对分洪区面临的严峻局面了如指掌,实在放心不下那方土地,因此再一次把电话直接打到分洪区的前指,强调开闸分洪前千万确保分洪区围堤不出问题,分洪后又要千万确保安全区围堤不出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湖北日报社和楚天都市报的办公大楼里,正在度过一个少有的不眠之夜。社长们和“老总”们都上夜班来了,整栋大楼里灯火辉煌,所有的人都在密切注视着分洪区的消息。报纸已按分洪报道方案准备了明天的版面,不断鸣叫着的电话机和运转着的传真机,正在接二连三地接收着前方记者发回的各种消息。不过,开闸分洪的消息迟迟没有到来,报纸又按正常报道准备了另一套板式。

而此时远方的首都北京,也在注视着千里之外的分洪区。这也就吸引了全国东西南北亿万双眼睛注视着分洪区。这晚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举行的大型赈灾晚会上,观众席中忽然出现了荆、江、分、洪、区几个手举的大字,原来这是应邀专程赴京出席这场晚会的分洪区的几位代表手举的。不一会,实况转播的电视屏幕上,又出现了一行缓缓移动的字幕——晚会正在进行,荆江分洪区的一位观众打来电话:分洪区马上就要分洪了,他们看不成实况转播了,希望电视台把今晚的晚会录下来。这行字幕以及那手举的几个大字,全国亿万观众特别是北京观众看得真真切切。这一夜,北京很多家庭的电视机开了一通宵。虽然赈灾晚会结束了,但到底分没分洪还没有消息,很多北京人的心都在悬着。

临近启爆的时刻,一位将军下了一道相反的命令

当北闸拦淤堤上完成炸药装填任务的部队和民兵,紧急撤出爆破区的时候,一位从荆州出发的将军正火速朝北闸赶来。他是在北闸担任指挥的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廖其良少将,赶到荆州参加了分洪准备工作会议后,又匆匆赶回北闸去的。

两辆车一前一后从荆州直扑沙市渡口。前面是将军的座车,后面是随身的参谋人员。沙市渡口上船的路已被正在暴涨的江水湮没了,但两辆车毫无顾忌地冲过江水,带着浑身的水花冲上了渡轮。渡轮驶到公安这边的码头时,下船的路更是被湮没得如同一片汪洋,但两辆车仍然毫无顾忌地又冲进江

水。可是这次后面的车突然熄火了,停在了没过半个轮胎的江水中。前面车里的将军只回头朝后面望了一眼,没有时间顾及他们了,命令司机继续往前开。将军的车像一只冲锋舟似的,独自劈风斩浪而去。

将军到达北闸时,北闸已处于高度戒严状态。雨还在下着,除了大闸上的灯火外,四周一片黑暗。记者们注视着拦淤堤,已隐没在黑沉沉的雨雾中,已根本看不清楚,注视着它的记者实际上是在用“心”注视着它。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武警,在警戒区内来回巡逻,严密监视着任何意外响动。那些“带电”的人们不仅通通被赶到警戒区外去了,而且身上的电池都被收缴,谁也无法向外打电话,也无法接受外面打来的电话。这就是说,此时的北闸,已经与外界隔绝。

江水还在涨、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向倒记时表上的启爆时刻靠近。北闸一切都准备好了,北闸在严阵以待。

将军正在这时走进指挥调度室。室内正充满着一种大战到来时的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人们此刻见将军赶回,都以为他是为启爆而来的。有人看看倒记时表,又看看手表,两个时间眼看就要重叠在一起。

“启爆吧,时间到了!”

不知是谁憋不住了,用紧张得有点颤抖的声音打破了室内的沉寂。是的,时间到了,这是上级规定的时间。人们都下意识抬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室内立刻掠过一阵骚动,接着而起的就是一片唏嘘和议论之声。人们都知道,这时只要按动启爆器的电钮,拦淤堤上顷刻就会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

“都静下来。”

这是将军的异常沉着的声音,随着这声音室内陡地静了下来。人们见将军这时一脸的冷峻,都以为他要下启爆的命令了,个个紧张地盯着他。但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将军下达的却是一道相反的命令:

“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员,一切行动都听我的。现在我命令:立刻关掉电机,切断电源,何时启爆,听我指挥。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杀我一个人的头好了!”

将军这掷地有声的几句话,把在场的所有的人惊呆了。将军顿了顿,然后继续说:

“中央和江主席的指示精神是严防死守。我刚才又在荆州参加了一个会,知道国务院、省市领导以及众多专家,都在严密监视这次洪峰。据目前掌握

的情况看,这次洪峰虽水位高,但持续时间不长。也许我们炸堤开闸分了洪,还没等分洪区蓄满水,洪峰已从荆江大堤过去了……”

将军不仅吃透了中央精神,而且对水文水情这样了解。人们听了将军的一番话,绷紧的神经才渐渐松弛了。

事后,将军在回首这难忘的8月16日之夜时,吐露了他当时的心声:“如果我们竭尽全力严防死守,大堤仍然没有守住,人民不会责怪我们;但我们还能够严防死守,却轻率地炸堤分了洪,我们将对分洪区人民欠下一笔永远难以还清的账!”

正值启爆的时刻,一架 北京飞来的专机从天而降

16日20点30分,正值倒记时表中的北闸启爆时刻,一架从北方夜空中呼啸而来的飞机,闪烁着耀眼的信号灯,浑身裹着巨大的轰鸣,风尘仆仆地降落在沙市郊外的机场。舱门开处,首先出现在舷梯口的,就是今年荆江一带的干部和群众特别熟悉的一个刚毅、精干身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总总指挥温家宝,因为今年汛期以来,这是他第七次飞抵荆州了。

非常时期的机场,没有往常那种迎来送往的场面。温副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一下飞机,就钻进几辆小车,又风风火火地朝市区急驰而去。事后人们才清楚:16日夜之所以拦淤堤启爆的命令一直没有下达,就是因为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从天而降。

荆江的紧急汛情和分洪区今晚准备分洪的消息,已惊动了北京,惊动了中南海,惊动了江总书记和朱总理。为了应付这万分危急的形势,中央立即指示温家宝火速飞往荆江前线。临上飞机时,始终放心不下荆江分洪区几十万群众的总书记,特别向温家宝交代说:能不能考虑再看一下,再坚持一下,慎重决策。

为了按总书记交代的做到慎重决策,温家宝一到荆州,首先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专家们告诉副总理:根据气象水文各方情况分析和反复计算,这次洪峰属于尖瘦型,即水位虽高,但来量不大,因此持续时间不长。如果关死上游四川、重庆的所有水库,又利用葛洲坝削流和隔河岩水库错峰,再通过十几万军民的严防死守,荆江大堤是可能渡过这次难关的。有的专家则直陈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分洪而渡过难关,才是万幸的万幸,上策的上策。

专家们的意见,已使副总理胸有成竹了。接着,

他又征求了坐镇在荆江大堤上的几位将军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的意见。他说:我找了有关方面的人士,把各方面的情况、数据了解分析了一下,看来有不利的条件,也有有利的条件。所以现在找你们商量,能不能坚持严防死守,咬紧牙关,顶过去。

咬紧牙关,顶过去,这正是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心声。现在中央有这个意愿和决心,两位地方首长当然坚决拥护。谁都知道一旦炸堤分洪,分洪区人民将付出多大的牺牲啊!之所以北闸方向迟迟没有启爆,是因为谁也不愿下达那个启爆令,各级指挥员都像在北闸的寥其良将军一样,都在看,都在坚持,都在顶啊!

不过,温家宝在与省委书记、省长会商怎样咬紧牙关顶过去的同时,仍然指示继续抓紧分洪准备工作的进度,要检查分洪准备的每一个环节,以备万一。

温家宝召见贾志杰和蒋祝平时,时针已指在凌晨2时。而此时沙市观音矶头水文站的标尺上,水位已爬高到45.12米!

尽管此时的江面上已似黑云压城,尽管观音矶头的江浪已嚣张得溅上堤面,但此时的荆江前线一派镇定,因为一位镇定大帅来到了前线。

战争史上,不知有过多少这样的战例: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帅,往往能扭转战局。

午夜了,凌晨了,枪声始终没有响起

在温家宝飞抵荆州、听取专家和部队首长及省委书记和省长意见的这段时间,一直处于倒记时紧张状态的分洪区广大干部群众,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个消息,就连前指也还不知道总书记再看一下再坚持一下和温副总理咬紧牙关顶过去的精神,因此整个分洪区上下都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北闸那边炸堤的消息。

这时,承担报警任务的近百名基干民兵,已奉命在分洪区的208公里围堤上各就各位。县人武部给每位民兵发了一支冲锋枪和50发子弹,民兵们按每隔5公里一个报警点排列。北闸启爆开闸后,枪声将顺着分洪区两侧的围堤,由北朝南接力式的传递,这是为了最后一次呼唤万一还滞留在分洪区的人员赶快撤离。

鸣枪示警的民兵们的到位,更加给分洪区增加了洪水即将到来的气氛。已相继完成了搜索任务的人员车辆,开始往回撤了。一直围在前指楼梯口的

记者们,开始焦躁不安。有人不断用手机与正在分洪区内跟踪采访拉网式搜索的同伴联系,告诫他们赶快撤出来。一直坐镇在指挥部没动的指挥长王平,这时不放心地向工作人员问道:“帮助群众转移的部队都撤出来没有?”工作人员回答:部队都在撤,只有一位派出所长还在坚持搜索。这位派出所长说:只要分洪区内还有一个群众,他就不撤。王平深深地点点头,向工作人员交代道:“要告诉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趣的是在分洪区南端的黄山头附近,有三位从广州来的记者,结伴徒步去采访分洪之夜的南线大堤。黑灯瞎火之际,三人鬼使神差摸错了方向,误入分洪区,一直向前走了两小时。两个小时中他们没有碰到一个人影,沿路上的房舍里,家家户户黑洞洞,敲门叫门也无人应声。这三个家伙渐渐觉得不对头,慌忙掏出随身携带的地图,用手电照着辨认了半天,发觉他们原来是走在一条穿越分洪区腹地通往公安县城去的公路上,而且他们已经在这条公路上走了至少10公里了。三个家伙于是大惊失色,看看表又快到开闸的时间了,急得在这死一般沉寂的分洪区深处团团转。后来,终于驰过来一辆搜索车,他们才得以被“搜索”出了危险地带。

午夜时分,仍然没有炸堤开闸的命令。此刻的前指显得异常静寂,偶尔一声电话铃响,都会引起全体工作人员的注意。王平这时拿起电话,向市防总

的刘克毅打听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人们听见两位领导人在电话里相互叮嘱:“大水当前,责任重于泰山!”

这时在斗湖堤城区,已经传开了一个消息:北闸开闸了!消息是从那些早已知道倒计时的消息灵通人士口里传出来的,因为他们见时间到了,就自以为开闸了。这个消息使不少人走上深夜的街头,走上安全区围堤,怀着紧张而又好奇的心情朝北方张望,等待着洪水的到来。

有一位叫杨曦林的十二岁小女孩,是公安县梅园中学的初一学生,此时也在等待着分洪的消息。当听说开闸了,她赶忙拉起在家休假的大学生姐姐,跑上安全区围堤。围堤外有一座美丽的校园,那就是梅园中学。小女孩牵着她姐姐的手,久久地望着灯影中的校园,久久不肯离去。她喃喃地对姐姐说:“我们的学校就要被水淹了,我们再怎么上学呀?”

不过,在围堤上观望的人群中,有人不相信已经开了闸,因为报警的枪声并没有响起。

是的,报警的枪声的确没有响起,不仅在午夜没有响起,而且一直到凌晨都没有响起。

“今晚准备分洪”的1998年8月16日之夜,共和国终于没有开闸!

[责任编辑 李正武]

汇集小说精品 奉献名家新作

小说选刊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感谢读者 诚挚回报

自1998年第10期起,《小说选刊》封面改用157克进口无光铜版纸,正文改用60克双面胶纸,并调整了封面及版式设计,以全新形象与读者见面,单价及明年全年定价不变。以此感谢读者多年来对《小说选刊》的厚爱和支持。

1999年征订已经开始,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月刊,每月7日出版,邮发代号2-210,定价:6.50元 全年定价:78元
社址:北京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 邮编:100720 电话:010-64011046

